

馬氏日抄 華野纂聞

石田雜記 寓圃雜記



石田雜記

沈周著

• 中華書局

石田雜記

明長洲沈周啓南著

成化六年常熟梅里周涇包眉邨徐悌者嘗爲所親周熙假人白金六兩熙無還債主逼悌償其妻又相怨詈悌乘忿往絃熙家道逢一老翁手曳杖問悌何之悌告其所由翁曰何必自拚命第隨我往當爲汝償之因與偕行是日下午周涇去梅里且十五里梅里至常熟又三十六里常熟抵楓橋一百十里總一百六十餘里迨瞬息而至在途悌告足乏翁脫草履與

穿遂強健迨翁行至夜同宿土神廟天未明促佛行
梯告飢卽取地閒草一如麥葉狀俾食梯疑不食少
頃行至高山長林中云汝少頃伺我于此大家取物
給汝梯危坐石上日暮樵者回問所從來佛告其故
樵曰日暮虎將至不宜處此況此中素無人家惟張
公洞耳梯因脫衣典路費而回行三四日始達家不
勝罷困佛家方與熙家作訟見之卽解

無錫有巨室某一子爲糧長一子入學爲弟子員遼陽
李公初宰是邑其糧長者偶呼不至厥弟易服以應

之李能識其非曰汝豈秀才而代糧長乎因出對云秀才糧長打糧長不打秀才卽對云父母大人敬大人如敬父母一時應對敏捷人皆稱之

丁酉三月五日與蕭漢文主事周疑舫先生小酌漢文云近見松江錢學士溥陞天官侍郎回忽詫云我平生感左璫之恩爲不淺蓋嘗在翰林卽預教諸小奄今懷璫是也此舉實其力懷嘗于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今某至此皆師錢某之惠畱以轉奉溥考績至京懷置宴以前金爲壽因跪曰與師父置一酒杯

溥曰畱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一座聞之皆絕倒

正統閒京師童謡云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景泰本廊邸雨帝與弟也城隍廊王也應天順復辟之議也

余有親蔣廷貴第進士三甲例除知縣特告就北方之樂亭縣同年劉以賢謂曰何不就南方便道得省老親亦人子幸事答曰進士除知縣何面目見鄉里其父惟清亟欲以京職爲封榮地聞子作縣大失所望

遂致病心發狂每見人但云尹天官說一年便陞御
史座客皆笑其癡或曰其父雖癡其子已先癡矣
北人嘗云貓不過揚子江言貓過金山則不復捕鼠厭
者至金山剪一紙貓投水中則不忌南人嘗云牛不
過嘉興金牛橋過者卽死厭者牽之涉水而渡則不
忌牛未嘗驗貓則於韓克贊兄處嘗汝甯帶回一貓
過江果不捕鼠古書亦有云鵠鵠不渡濟橘不渡淮
于此事頗同

成化己亥九月二十三日酉時分地震自北而南有聲

如雷八月二十四日天目宜興長興紹興同一夕山崩水漂屋廬人民畜獸不計數及虎亦多死者十月二十日夜金犯南斗因記之

籠罩漆方用廣德好真桐油入密陀僧無名異煎老每熟油一兩和入京山漆生者一兩要絞十分淨漆在器物上于日色中曬乾須是四月至七月日色方好其餘不宜要漆兩遭初遭略以沙葉輕打過使漆描錫方錫一兩鐵杓中炒熬成查以

箇底下

布襯將錫渣帶熱傾入用兩根木棍上下舂搗自然

成細沙羅過細者一面再炒再搗之後用十分好廣
漆生用隨意描花樣在器皿上將錫沙糁上待十數
日漆乾老用一石子搊平以水銀擦上自然明亮用
水銀須是錫匠鍍牀下錫屑撞入水銀則死可用不
然水銀活動不能擦得牢如作錫鄭重可見成在作
錫頭筋鋪裏買他擦下細沙最好

洗油蒸迹或衣上染污用好燒酒滾熱輕擺之自然去
了然後用白湯洗去酒氣

治簇筋用桑樹向南枝三條以刀輕刮去外面粗皮用

內面青皮以鐵鎚鎚爛井花水調敷患處即好

炒豬腸用荸薺如藥飲片切了曬乾爲末臨炒時撒末子在內不要蓋鍋待熟傾白酒些少則脆美

煮老雞鵝凡殺過置在淨處待其肉冷然後燙毛煮之易爛如嫩者

治痘用蛇牀子加少麝香煎湯薰洗冷則易之

茴香湯炒麪一升芝麻熟者減半茴香花椒各六錢半炒鹽三兩輒細同拌白湯調用千金不換

造紅麵法先取幹椒不拘多少曬乾爲末貯之次將糯

米一斗釀成白酒待自然漿來濾去酒漿止用糟以
大甕盛之買好紅麴簸去粗糠輒爲細末同蓼末入
糟內和勻扎起凡麴米一升蓼末六合後用未熟過
白梗米一石去粞水浸五日每日換水一遭用木甑
下以蓼葉藉之入米蒸熟取放蘆席上待稍涼方入
前糟拌勻再以蘆席覆之過一宿次早再入蓼糠五
斗和勻攤于蘆席上寸許厚透風處晾乾復收籬內
再用綠蓼四兩泡沸湯三斗候冷淋之又將前麴照
前攤之候乾放日色內再曬乾爲度如不甚紅再以

綠礬湯如前澆一次則妙矣

洗墨法凡畫上涴墨用廣膠鎔成濃汁以絲布蘸之洗一次將沸湯洗過淨布再蘸膠汁洗之如此三四度則無迹矣

江右聶大年先生教授杭時有二僧爭住院子先生招二僧飲之贈以詩云蕭蕭落日下荒基古殿淒涼白塔低燕子不知身是客秋風猶戀舊巢泥二僧慚愧而退

成化丙戌江右羅倫赴春闈道經蘇州爲文謁范文正

祠是夕歸宿舟寓夢文正遺之詩曰嬰帶橫腰重宮
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臥烟霞是歲及第狀元
後因落語故謝政歸隱凡後江右士子之赴科者必
謁文正祠文正卒無一語

仙補方川牛膝二斤何首烏二斤生熟地黃二斤白芍
藥一斤蓮肉一斤人參十兩川芎半斤香蛇一條牛
黃冰斤黑豆些少無灰酒十瓶蜜一斤

神仙造酒方三月三日採山桃花三兩三錢五月五日
採馬蘭花五兩五錢六月六日採芝麻花六兩六錢

十二月八日取水春分日作麵杏仁一百箇白麵十斤團如雞子大紙裹弔掛七七四十九日客來取前水一瓶放麵一塊紙封瓶口逡巡之間已成酒矣

崑山黃廷儀由賢良科任處州守時葉宗劉亂黃乘機將巨室羅織採連之掠其產收其子女奇貨而回富雄于鄉一日燕客出金玉杯所收子私指謂人曰某物某物皆我家掠來黃知一夕捶死沈之湖中黃卒無嗣後死停柩在堂火起其棟撓折碎其柩擊其尸爲兩截如腰斬狀又有沈尊者亦崑人爲教諭其父

從義在府治寫發尊亦習刀筆常以是在宦途挾制人遇去官歸教人爲訟分財當奏太倉武揮使連獄累年武爲其苦尊逃不結後得獲卒庾死其妻兄某素被其累時亦在獄見其死給訴所司曰尊平昔有詐死術未可信所司令獄卒倒埋五日一夜獄卒踢折其肋骨二支人以謂一人之報可與惡者爲標準云

近世姦僧化緣者以舊銅佛頭埋于土中先以黃豆鋪在佛底日以水沃之豆被水溼漲卻將佛頭從土中

頂出號召閭閻縱觀哄眾布施

蘇州一無賴子某專雕假印營生一日以自己僞稱是
提學考退秀才名字將父僞作解頭齋執蘇州府移
文送南京府充吏不意撥于冷房無錢可覓三月後
給假回一往不去本府究其所熟之人但賣飯店安
歇耳到蘇追逮無其人名字後連賣飯者來認追蘇
州府以其人監候其人入監其吏一日前因又假印
事發在獄恰正相遇豈天不欲累賣飯者天使然乎
可見作僞雖百計亦不能逃天理信乎人能巧于機

謀天道巧于報施

呂忠呂文者常熟人呂方伯困之蒼頭也方伯任雲南二兒亦致富嘗因財相讎忠與其友丁仁厚托謀文許以白金百兩仁遂邀文飲于他所畱連數日聞來給忠曰事畢矣因索所報忠須驗引至虞山下有他辱遺二腿指曰身首恐有識者碎而棄之矣因得白金如數明日文歸忠往問仁退金仁曰汝以金囑我何爲忠無解金卒不還仁亦卒不露於文人皆重仁之智